

# 论诺齐克对知识的定义及其对怀疑论的处理

胡学源\*

中文摘要：诺齐克通过对反事实条件句的运用提出了一个新的知识定义并解释说他的这一定义可以成功地应对怀疑论问题。根据这一新定义，诺齐克认为，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消除怀疑论为真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拥有日常的知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说明诺齐克对怀疑论的处理否认了认知封闭原则，付出了较大代价，引入安全性条件将较好地应对怀疑论问题。同时，运用“松鼠反例”，我将说明，根据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在我们拥有知识的例子中会得出我们没有知识的结论。因此，诺齐克对知识的定义太强了。

关键词：诺齐克；知识定义；怀疑论；“敏感性条件”；“安全性条件”；“松鼠反例”

## 一. 诺齐克的知识定义

在《知识与怀疑论》一文中，诺齐克提出了这样一个知识定义：

S 知道命题 p 当且仅当：(1) p 是真的；(2) S 相信 p；(3) 如果 p 不是真的，那么 S 就不会相信 p；(4) 如果 p 是真的，S 就会相信 p.<sup>①</sup>

对比诺齐克提出的这一知识定义与传统对知识的 JTB 定义（即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我们可以发现在诺齐克的这一定义中，条件（3）和条件（4）中的反事实条件代替了传统定义中的辩护条件。根据条件（3），在环境稍微变化的情况下，如果 p 不再是真的，那么 S 就不会再相信 p；而根据条件（4），在环境稍微变化的情况下，只要 p 仍然是真的，那么 S 就会相信 p。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才能说 S 知道 p。也就是说，S 在当下相信 p（p 为真）并不足以让 S 拥有对 p 的知识，只有当 S 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跟踪 p 的真值<sup>②</sup>，拥有对 p 的真值的敏感性<sup>③</sup>时，S 才能真正知道 p。因此，诺齐克这一知识定义中的条件（3）和条件（4）又常常被称为“敏感性条件”（sensitivity condition）<sup>④</sup>。

这一知识定义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可以成功地解释一些盖梯尔反例<sup>⑤</sup>。在很多盖梯尔反例中，认知主体仅

---

\*胡学源，武汉大学 2012 级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Email: [xueyuan203@126.com](mailto:xueyuan203@126.com)

<sup>①</sup> Nozick, Robert. “Knowledge and Scepticism”, *Perceptual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7. 这一定义的原文是：“S knows that p if and only if (1) p is true; (2) S believes that p; (3) If p were not true, S would not believe that p; (4) If p were true, S would believe that p.”

<sup>②</sup> “跟踪 p 的真值”即“track the truth of p”。

<sup>③</sup> “敏感性”即“sensitivity”。诺齐克认为，S 关于 p 的信念要构成知识，这个信念就必须对 p 的真值具有敏感性。（In order to constitute knowledge, S's belief that p should be sensitive to the truth value of p.）

<sup>④</sup> 在一般的讨论中，如 Ernest Sosa (1999a, 1999b) 中，“敏感性条件”经常被简略地看成是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3），即“如果 p 不是真的，S 就不会相信 p。”但诺齐克在其文章中明确地说明了条件（3）仅仅只是敏感性条件的一个部分，即对 p 为假的情况的敏感性；只有加上条件（4），即对 p 为真的情况也具有敏感性，我们才能说 S 对 p 的真值情况（即为真或为假）是敏感的。

<sup>⑤</sup> 盖梯尔在其“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一文中举的一些例子，我们一般称为“Gettier cases”，而且，在类似其他例子中，如果我们发现满足传统的知识定义并不构成知识，我们也习惯把这些例子称为广义的“Gettier cases”，因此，这些例子严格说来并不只是盖梯尔本人使用的例子。在这里，我用的“盖梯尔反例”既包括盖梯尔本人使用的例子，也包括其他的例子。

仅只是碰巧得到了一些为真的命题。如果情况发生一点点变化，认知主体就不能再蒙混过关，不能再成功地跟踪命题的真值。这样，根据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在这些例子中，认知主体靠运气得到的一些真命题并不足以构成知识。让我们通过两个具体的例子来看一看诺齐克这一知识定义在应对盖梯尔问题上的优点。

- (1) 在“福特车”的例子中，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琼斯一直向我炫耀说他有一辆福特车。而且，他还用一辆福特车载过我好几次，带我兜过风。所以，我就形成了一个信念——“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中人中，有人有一辆福特车”。我不知道的是，琼斯对我撒了谎，事实上，他并没有一辆福特车。然而，碰巧的是，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另一个人——史密斯——却真的有一辆福特车，而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虽然我的信念“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中的人中，有人有一辆福特车”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它却并不构成知识。<sup>①</sup>
- (2) 在“假谷仓”的例子中，我驾车经过一个乡村，发现路边有很多谷仓。我在其中一个谷仓边停下来，形成了一个信念——“这是一个美丽的谷仓”。但是，我不知道的是，在所有的“谷仓”中，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它们仅仅是被装饰成像谷仓而已。然而，很碰巧的是，我恰好停在那个唯一是真的谷仓面前。所以，我的信念“这是个一个美丽的谷仓”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是它并不能构成知识。<sup>②</sup>

传统的 JTB 定义不能说明为什么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不能构成知识，不能应对这两个反例。但把诺齐克的知识定义运用到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会发现在“福特车”的例子中，如果情况发生一点变化，使得 p（“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中的人中，有人有一辆福特车”）不是真的，也就是说，如果史密斯并没有一辆福特车，但是我仍然会相信 p 为真。原因在于，我之所以形成“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中人中，有人有一辆福特车”这个信念，是基于我相信琼斯有一辆福特车。即便史密斯没有一辆福特车（这会使 p 不再为真），我仍然会相信琼斯有一辆福特车，就仍然会相信 p。这样，在情况有一些变化的情况下，p 不再是真的，但我仍然会相信 p，这不满足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3）。因此，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福特车”的例子中我的信念不构成知识。类似地，在“假谷仓”的例子中，如果情况发生一点变化，我并没有那么幸运，而是停在了另外一个假谷仓面前，我仍然会相信“这是一个美丽的谷仓”这一命题，虽然这一命题是假的。同样，这不满足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3），因此不构成知识。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诺齐克的知识定义给了我们满意的结果。它可以成功解释为什么我在这两个例子中并不拥有知识，避免了我们把碰巧得到的真信念称为知识。这是诺齐克知识定义的一个优点。

## 二. 诺齐克对怀疑论的处理及其问题

在《知识与怀疑论》中，诺齐克本人认为他这一知识定义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即它可以为解决怀疑论问题提供一些启发。下面让我们来检查一下他的论证，看看他有没有成功达到这一目标。在此之前，让我先简要地说说怀疑论问题及其力量。

### （一）诺齐克对怀疑论的处理

---

<sup>①</sup> 这个例子与盖梯尔在他的文章“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中所给的两个例子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相同，更加类似于他所给的“硬币例子”。见 Edmund L. Gettier, 1963,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23, p. 122.

<sup>②</sup> 这个例子来自 Alvin Goldman. 见 Goldman, Alvin. “Discrimination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73(20),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Nov., 1976), pp.771-791.

通常，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许多事情。例如，我知道我有手。这一点似乎是无法怀疑的。然而，怀疑论者会问我——那你知道你不是一个被养在营养液中的“缸中之脑”，只是被刺激相信“我有手”这个命题的吗？经典的怀疑论论证有很多，例如“梦的论证”，“缸中之脑”的论证，等等。每一个对都知识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论证的方便，在这里让我们仅用“缸中之脑”为例，把怀疑论论证表达如下：

P1——如果你不知道你不是一个“缸中之脑”，那么你就不知道那些你声称你知道的日常的事情。

P2——你不知道你不是一个“缸中之脑”。

C——你不知道那些你声称你知道的日常的事情。(P1, P2, MP)

诺齐克完全理解怀疑论的力量，并且，他承认我们并不知道怀疑论所说的那种可能性是没有的，我们并不能知道我们不是一个“缸中之脑”。这也就是说，诺齐克接受上述论证中的第二个前提 P2。但是，在诺齐克看来，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一个缸中之脑，不能排除怀疑论所说的那种可能性，我们仍然可以拥有我们的日常知识。这样，诺齐克就否定了上述怀疑论论证中的结论 C，同时也就否定了其第一个前提 P1。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他的处理方法：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两个命题：

p=我是醒着的，我在耶路撒冷度假，坐在一张椅子上；

q=我不是漂浮在外星球上的一个箱子里被一些电流和化学刺激从而相信 p 的。

前面一个命题蕴涵后一命题，即 p 蕴涵 q。而且，我知道 p 蕴涵 q，也知道 p。如果 p 是假的，我可能是在同一个城市里站着或躺着的，或者在那里睡觉，或者压根就是在另外一座邻近的城市，不是在耶路撒冷。如果 q 是假的，我就是漂浮在外星球上的一个箱子里。很明显，这些是非常不一样的情况，它们也会导致我信念的变化。如果 p 是假的，如果我不是在耶路撒冷度假，醒着坐在一条椅子上，那么我就不会相信 p。但是如果 q 是假的，如果我确实是漂浮在外星球上的一个箱子里，我仍然会相信 q，即我仍然会相信我不是在一个箱子里的，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我仍然会相信 p。<sup>①</sup>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3）是这样的——在反事实条件下，如果 p 不是真的，那么 S 就不会相信 p。根据诺齐克的解释，他可以知道上述的 p，即“我是醒着的，我在耶路撒冷度假，坐在一张椅子上”。他说，原因在于，如果 p 不是真的，如果他不是处于这个情况的话，他就不会相信 p。所以条件（3）是满足的，他能够知道 p。但是，对于 q 却不是这样。尽管在另一种情况下，他确实是漂浮在外星球上的一个箱子里（即 q 为假），他仍然会相信他不是漂浮在一个箱子里的（即他仍然会相信 q）。所以，诺齐克说，他不知道 q。前面我提到诺齐克的反事实条件可以被简称为“敏感性条件”，因此，在这里，我

---

<sup>①</sup> Nozick, Robert. “Knowledge and Scepticism”, *Perceptual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8. 原文为 “Consider now the two statements: p=I am awake and sitting on a chair in Jerusalem; q= I am not floating in a tank on Alpha Centauri being stimulated by electrochemical means to believe that p. The first entails the second: p entails q. Also, I know that p entails q; and I know that p. If p were false, I would be standing or lying down in the same city, or perhaps sleeping there, or perhaps in a neighbouring city or town. If q were false, I would be floating in a tank on Alpha Centauri. Clearly these are very different situations, leading to great differences in what I then would believe. If p were false, if I weren't awake and sitting on a chair in Jerusalem, I would not believe that p. Yet if q were false, if I was floating in a tank on Alpha Centauri, I would believe that q, that I was not in the tank, and indeed, in that case, I would still believe that p.”

们可以说信念  $p$  满足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敏感性条件，而信念  $q$  不满足。结合起来看，按照诺齐克的解释，虽然他知道  $p$  蕴涵  $q$ ，他也知道  $p$ ，但他却不知道  $q$ 。也就是说，在他不知道  $q$  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知道  $p$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结果！诺齐克说，他并不知道怀疑论的可能性不成立，但是他仍然可以知道日常的事情。

在这里，一个常见的反驳便是，考虑到怀疑论的可能性，诺齐克并不能知道  $p$ （即不能知道他是醒着坐在一条椅子上）。按照诺齐克的解释，根据敏感性条件（3），如果  $p$  是假的，他就不会相信  $p$ 。可是，如果他是外星球上被电流刺激相信  $p$  的，那么  $p$  就是假的，而他仍然会相信  $p$ 。如此一来，条件（3）就不再能够满足，他并不能知道  $p$ 。对于这个反驳，诺齐克解释道，条件（3）并不需要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被满足。当他说到  $p$  为假的可能世界时，这些世界应该是与现实世界非常相近的；而那些与现实世界非常遥远的可能世界中的情形，如他在外星球上被电流刺激相信  $p$  这样的可能世界，并不影响他在现实世界能够拥有对  $p$  的知识。简言之，怀疑论者所讨论的那种可能性离现实太远了，它并不影响我们拥有日常的知识。这样，诺齐克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不能知道怀疑论可能性不成立的情况下，日常的知识仍然是可能的。

诺齐克解释说，他的用意并不是要驳倒怀疑论，事实上，前面我们也已经看到，他并没有否认怀疑论的可能性，我们并不能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因为“我不是缸中之脑”这一信念不满足敏感性条件。然而，同时，诺齐克却又解释了我们拥有日常知识的可能性。我们的日常信念，如“我有手”，“我在耶路撒冷度假，坐在一条椅子上”这样的信念能满足敏感性条件，可以构成我们的知识。这样一来，诺齐克一方面承认了我们不能排除怀疑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能够知道日常的事情。如前面所说，他接受前面怀疑论论证中的  $P2$ ，而否定了  $C$ ，进而否定了  $P1$ 。

## （二） 诺齐克对怀疑论处理的问题

如上所述，诺齐克解释了虽然我们不能知道怀疑论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即我们不能排除怀疑论的可能性），但我们仍然能拥有日常的知识。举例来说，根据诺齐克的解释，虽然我不能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但是我仍然知道我有手。

可是，诺齐克的这一解释却存在严重问题。一般而言，下述论证是成立的：

$P1$ ——如果我知道我有手，那么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没有手的）缸中之脑。

$P2$ ——我知道我有手。

$C$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没有手的）缸中之脑。

然而诺齐克在对怀疑论的处理中，却肯定了  $P2$ ，而否定了  $C$ ，这样，他就否定了  $P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结果。我们知道，在逻辑上，如果  $p \rightarrow q$  且  $p$ ，那么  $q$ 。这是逻辑蕴涵的常用推导。同样，我们把这种运用做一推广，以下推导也是成立的，如果  $S$  知道  $(p \rightarrow q)$ ，且  $S$  知道  $p$ ，那么  $S$  知道  $q$ ，这被称为认知的封闭原则。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到，诺齐克否认了这种推广，否认了认知封闭原则。他说，“前面一个命题蕴涵后一命题，即  $p$  蕴涵  $q$ 。而且，我知道  $p$  蕴涵  $q$ ，也知道  $p$ ”，然而他后面却解释说，他并不知道  $q$ 。

一般而言，如果我有手，那么我就不是一个没有手的缸中之脑；如果我知道我有手，那么我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没有手的缸中之脑。很不幸的是，诺齐克的解释否认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我可以知道我有手，但我却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他很明确地说，“在已知的逻辑蕴含下，知识不是封闭的”（*Knowledge is not closed under known logical implication*）。<sup>①</sup> 然而，根据逻辑和我们的直觉，上述逻辑蕴涵的推导是成立

<sup>①</sup> Nozick, Robert. “Knowledge and Scepticism”, *Perceptual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8.

的。因此，诺齐克对怀疑论的处理的一个重大代价便是——他否认了认知封闭原则，然而这条原则是很少受到挑战，并是完全符合我们的直觉的。

### （三）安全性原则的引入

诺齐克之后，另外一些学者，如威廉姆斯(Timothy Williamson)，普利切(Duncan Pritchard)，扫撒(Ernest Sosa)，采取了与诺齐克相近的策略（即用反事实条件）来定义知识，并解释说他们的策略能很好地应对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在处理怀疑论问题时遇到的上述困难。他们都认为，诺齐克的“敏感性条件”(sensitivity condition)存在问题，并提出了所谓“安全性条件”(safety condition)来定义或解释知识。在这里，我以扫撒为例，来说明“安全性条件”与它在处理怀疑论问题时的优点。

对比敏感性条件，扫撒提出了如下安全性条件：

“我们把 S 的信念 p 叫做安全的，当且仅当，只有 p 是真的时，S 才会相信 p。（或者说，S 的信念 p 是安全的当且仅当：只要 S 相信 p，p 就不会是假的；亦或者，更好地说，当且仅当：事实上，虽然也许不是严格地说来必然地，S 不会轻易地相信 p，除非 p 是真的。”）<sup>①</sup>

安全性条件即，一个信念要构成知识，它就必须是安全的。为了论证的方便，让我们先对比一下诺齐克的敏感性条件与扫撒提出的安全性条件：

敏感性条件——S 的信念 p 是“敏感的”当且仅当，如果 p 是假的，S 就不会相信 p。<sup>②</sup>一个信念要构成知识，它就必须是敏感的。

安全性条件——S 的信念 p 是“安全的”当且仅当，只有 p 是真的，S 才会相信 p（或者说，如果 S 相信 p，那么 p 就是真的。）一个信念要构成知识，它就必须是安全的。

扫撒解释道，安全性条件与敏感性条件是不一样的。敏感性条件可以简写成：S 的信念 p 是“敏感的”当且仅当  $\sim p \rightarrow \sim B(p)$ （S 相信 p 被简写成 B(p)。）；而安全性条件可以简写成：S 的信念 p 是“安全的”当且仅当  $B(p) \rightarrow p$ 。如果在这两个条件中没有运用反事实条件，那么  $\sim p \rightarrow \sim B(p)$  与  $B(p) \rightarrow p$  就是逻辑上对等的<sup>③</sup>。然而，正因为这两个条件中用的都是反事实条件，它们就不再是逻辑上等价的，因此，安全性条件不同于敏感性条件。扫撒更进一步指出，一个信念 p 要成为安全的，不仅仅应该满足只有 p 是真的时候 S 才会相信 p 这个条件，还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可靠的“指示”(indication)或“传达”(deliverance)（即可靠的方法）基础之上<sup>④</sup>。我们去相信一个命题，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例如知觉、记忆、推演等方式，这个过程就是信念的“传达”，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被引导去相信一个命题。只有当被传达给我们的信念是真的时，这样的

<sup>①</sup> Sosa, Ernest. "How to Defeat Opposition to Moor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 Epistemology (1999). 原文为——“Call a belief by S that p ‘safe’ iff: S would believe that p only if it were so that p. (Alternatively, a belief by S that p is ‘safe’ iff: S would not believe that p without it being the case that p; or, better, iff: as a matter of fact, though perhaps not as a matter of strict necessity, not easily would S believe that p without it being the case that p.”

<sup>②</sup> 在最开始讨论诺齐克的知识定义时，我就已经说明了严格说来，诺齐克本人所说的“敏感性条件”包括其知识定义中的条件（3）和条件（4），即信念需对 p 的真值（为真或为假）具有敏感性。在这里，为了对比 Sosa 的安全性条件，让我们仅采用条件（3）来说明敏感性条件。

<sup>③</sup> 在逻辑上， $(A \rightarrow B) \leftrightarrow (\sim B \rightarrow \sim A)$  对于实质蕴涵是成立的。但是 David Lewis 指出这并不适应于反事实条件的情况，Sosa 同意 Lewis 的这种观点。见 Lewis, David, *Counterfactuals*, Oxford, Blackwell, 1973.

<sup>④</sup> Sosa, Ernest. "How to Defeat Opposition to Moor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 Epistemology (1999). Sosa 说：“What is required for a belief to be safe is not just that it would be held only if true, but rather that it be based on a reliable indication.”

一种“传达”才叫做“指示”(indication)。如果我们要简要地把握 Sosa 的意思,我们可以把他所用的这些术语理解成一种可靠的方法,这个可靠的方法总是引导我们去相信为真的命题。一个信念要构成知识,就应该是由一种可靠的方法得到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拥护安全性条件的人并不只有扫撒,在威廉姆斯,普利切的论述中,他们明确提出了相近的可能世界、可靠性、得到知识的方法以及形成信念的时间等要素来讨论安全性条件,使得对安全性条件的界定比较准确,同时也比较复杂。可以概括地说,安全性条件指的是,在与现实世界相近的可能世界中,认知主体 S 通过可靠的方法得到 p,那么 p 就应该是事实。这是对上述对安全性条件表述的一种扩充。

下面我们来看看安全性条件在处理怀疑论问题时的优点。前面我们指出,诺齐克的敏感性条件在处理怀疑论问题时遇到了问题,即他否认了知识的封闭原则,认为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的事情,却不知道我们不处于怀疑论的情境中。扫撒等其他一些提出安全性条件的学者认为,安全性条件可以避免诺齐克的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根据安全性条件,我们可以拥有日常的知识,也可以知道我们不处于怀疑论的情境中。让我们再次考虑“我有手”的日常知识和“缸中之脑”的怀疑论可能性。根据安全性条件,只有当我安全地(根据可靠的方法)相信“我有手”时,我才能知道我有手。在现实世界或者与现实世界相近的可能世界中,根据同样的方法,只要我相信“我有手”,我有手就是一个事实,安全性的条件是满足的;并且,这就使得我并不会轻易相信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而只有当我真的不是时,我才会相信这一点,因此,我也可以知道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sup>①</sup>。如果在现实世界中,我是有手的,那么我在其中是一个“缸中之脑”的可能世界是一个离现实世界非常遥远的世界,它并不影响我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可靠的方法可以知道“我有手”并同时知道“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因此,“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这个信念满足安全性条件,我可以知道怀疑论的不可能性。如此,诺齐克上述的困境就被解除了,通过安全性条件,我们可以知道日常的事情,也可以知道怀疑论的不可能性,知识的封闭原则仍然是成立的。这是安全性条件相对于诺齐克提出的敏感性条件在处理怀疑论问题时的一个优点。可以说,在对于“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等怀疑论可能性的认识上,安全性条件并没有敏感性条件那么强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安全性条件才可以得出与敏感性条件不一样的结果,在不违反认识的封闭原则的基础上,应对怀疑论的挑战。

#### (四) 小结

在这一部分中,我讨论了诺齐克知识定义在应对怀疑论问题时出现的问题,即根据他的敏感性条件,诺齐克认为我们不知道怀疑论的可能性不成立(如“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却能知道日常的事情,这违反了我们通过直觉就可以为之辩护的认知封闭原则(即如果 S 知道  $(p \rightarrow q)$ ,且 S 知道 p,那么 S 知道 q),是一个沉重的代价。扫撒等人提出安全性条件似乎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根据安全性条件,我们可以知道怀疑论的可能性不成立。可是,在用安全性条件分析知识时,还是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反例。由于

---

<sup>①</sup> Sosa, Ernest. "How to Defeat Opposition to Moor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 Epistemology (1999). Sosa 说: "[O]ne does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that one's belief of not-H be safe; after all, not easily *would* one believe that not-H (that one was not so radically deceived) without it being true (which is not to say that not possibly *could* one believe that not-H without it being true). In the actual world, and for quite a distance away from the actual world, up to quite remote possible worlds, our belief that we are not radically deceived matches the fact as to whether we are or are not radically deceived."

篇幅有限，我在这里不再探讨这些问题。需要肯定的是，即使安全性条件可能会遇到其他的责难，它在处理怀疑论问题上的这种优势无疑可以成为一个接受它的有力的理由。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诺齐克处理怀疑论问题的结果虽然违背了认知的封闭原则，但是他也很严肃地对待了怀疑论者，承认了怀疑论的可能性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策略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果 Sosa 等人可以说怀疑论可能性成立的那些可能世界离现实世界太远，我可以安全地知道我有手，进而知道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那么，诺齐克的策略，即那些遥远的怀疑论的可能世界并不影响我在现实世界中知道我有手等日常的知识，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我能否知道我是一个缸中之脑（或者处于其他怀疑论的情境中）这个问题却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我们上述的讨论都着眼于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3），并把其简要地称为敏感性条件。然而，根据诺齐克本人的解释，条件（4）也是敏感性条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不可缺少的。接下来，让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诺齐克的知识定义中的条件（4）。最终，我们会发现他的这种知识定义似乎太强了。在下面这个部分，运用我的“松鼠反例”，我会说明在知识存在的地方，诺齐克的知识定义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的知识定义太强了。

### 三. 诺齐克知识定义的问题——条件（4）与“松鼠反例”

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4）即“在反事实条件下，如果  $p$  是真的，那么  $S$  就会相信  $p$ 。”诺齐克认为，条件（4）是敏感性条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信念  $p$  要构成知识，那么在相近的可能世界中，如果  $p$  仍然是真的，那么主体就会继续相信  $p$ 。只有这样，主体才能跟踪  $p$  的真值并知道它。然而，通过下面的“松鼠反例”，我们会发现，诺齐克的条件（4）似乎存在问题。

这个松鼠反例是我经历到的一件有趣的事。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看看窗外，醒醒脑子。窗外的树上经常会有松鼠出没，很欢快的样子。有一次，当我往窗外看时，我恰好看到一只松鼠不小心掉下树去了。多可怜的松鼠！这样，我就形成了一个信念——“一只松鼠掉下了树”。它是真的，并且是得到辩护的（因为我看到了），所以它可以构成我的知识。但是，遗憾的是，在这个例子中，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却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让我们这样想：如果情况发生一点点变化，与现实有一点点不一样，这只松鼠是从我窗外另一颗树上掉下去的，而我看不到那棵树；那么，在这个反事实情境中，即便松鼠还是掉了下来，我却不会再相信它掉下来了（因为我看不到它掉下的那棵树）。因此，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4）是不满足的。在现实情况下，我确实看到松鼠掉下了树并且形成了“一只松鼠掉下了树”这个信念，这对我形成知识似乎就已经足够了。但是，若用诺齐克的知识定义来考察，在反事实条件下，松鼠还是掉了下来，但我却不会再相信这一点。这样，我就没能跟踪这个命题的真值，因而不能形成知识。这样，根据诺齐克的知识定义，我竟然对于我真正看到的事情不能形成知识。这个结论太奇怪了。毕竟，在现实中，我是清清楚楚看到松鼠掉下来了。如果我亲眼看到了这件事，我怎么会不能拥有对这件事的知识呢？这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即便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4）没法满足，在这个例子中，我是有知识的这一点是不可怀疑的。因此，在我看来，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太强了。跟踪一个命题的真值并不适用于每一种情况，在很多有知识的地方，我们并不要求认知主体跟踪那个命题的真值。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这个例子并不恰当。因为在这一反事实条件下，我连那棵树都看不到了。这个变化似乎太大了，以致把整个事情弄得有些复杂和微妙。如果我连那只松鼠掉下的那棵树都看不到了，我当然

就不会再相信它掉下来了。换一种说法，这个担心便是，也许我们想象的这种情况和现实太不一样了，用这个例子来反驳诺齐克有失公允。也许诺齐克所说的反事实条件并不要求在与事实出入这么大的情况中被满足。针对这一点，我可以对前面这个例子稍作调整，之后，我们会发现，诺齐克的知识定义还是有问题的。在现实中，我还是看到了松鼠掉下了树。对于反事实条件，让我们这样来想象：树就是我窗外那棵树，而且松鼠也是在那颗树上掉下来的。在它掉下来之前，我往窗外看，并看到它在树上玩耍。但是，这一次（与现实不同的是），当松鼠掉下来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刚好分散了几秒。当我再一次往外看时，松鼠已经不在树上了，但是我不知道这几秒间发生了什么。因此，在这个做了调整的例子中，情况也只有一点点变化，松鼠从同一棵树上掉了下来，但却由于我注意力分散了几秒没有看到这个过程，所以即便松鼠还是掉下了树，我却不会相信这一点。和前面一样，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4）没法满足。在现实中，我见证了松鼠掉下树这一过程，而根据诺齐克的知识定义，我并不能知道这一点。同样，在这里，虽然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反事实条件没法满足，我仍然坚持认为在这个例子中，我是拥有知识的。所以，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太强了。

对上面这个做了一些调整的想象的情况，有人还会提出质疑。这种质疑是这样的：在这种想象的情况下，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松鼠掉下树去，但是当我再一次往外看时，发现松鼠不在树上玩耍了，而到了树下，那我似乎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论——“这只松鼠刚刚掉下树去了”，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样，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4）依然是满足的，我能够拥有知识。上面的反驳似乎不成立。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那让我再一次对这种想象条件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以回应这个质疑。同样，在现实中我看到了松鼠掉下树去。在反事实条件中，我同样是因为注意力分散了几秒没有看到松鼠掉下树去。但是这一次，与前面稍稍不同的是，这只可爱的松鼠在掉下树去后，又以极快的速度爬上了树，所以，当我再一次往外看时，松鼠还是在树上玩耍，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我就不能再推论说“这只松鼠刚刚掉下树去了”。在个反事实条件下，松鼠仍然掉下树去了，但我不能通过任何方式相信这一点。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4）不满足，即便在现实中我看到了松鼠掉下树去，我仍然不能形成对这一点的知识。

在这篇文章开始时，我说明了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可以成功应对一些盖梯尔反例，不让我们仅仅由于运气得到的真信念被称为知识。我现在还是承认这一点。诺齐克的知识定义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许多盖梯尔反例，像“福特车”的例子和“假谷仓”的例子。但是，当我们把诺齐克的知识定义用到上述“松鼠反例”时，我必须要说，他的这种定义太强了。诺齐克的知识定义把日常知识排除在了知识之外，与他的目标背道而驰了。

#### 四. 结论

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敏感性条件（3）在处理怀疑论问题时否定了认知封闭原则，代价较大。而安全性条件却能在不否认这条原则的情况下应对怀疑论的挑战，似乎优于诺齐克的敏感性条件。而且，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诺齐克知识定义中的条件（4）也存在问题，把它运用到“松鼠反例”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所以，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太强了。但值得肯定的是，诺齐克提出用反事实条件来定义知识，为我们关于知识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我们的直觉。

参考文献:

Edmund L. Gettier,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23, (June, 1983), p.122.

Goldman, Alvin. "Discrimination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73(20),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Nov., 1976), pp.771-791.

Lewis, David, *Counterfactuals*, Oxford, Blackwell, 1973.

Nozick, Robert. "Knowledge and Scepticism", in *Perceptual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1-42.

Pritchard, Duncan. "Anti-Luck Epistemology." *Synthese* 158, (October, 2006), pp. 277-297.

Sosa, Ernest. "How to Defeat Opposition to Moor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 Epistemology (1999). pp. 141-153.

Sosa, Ernest. "How Must Knowledge Be Modally Related to What Is Know?" *Philosophical Topics* 26(1&2), Spring 1999, pp. 373-384.

## On Nozick's Account of Knowledge and Skepticism

(Hu Xueyuan,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Nozick proposed an account of knowledge using subjunctive conditions and explained that his account can successfully deal with skepticism—even if we cannot know that the skeptical possibilities do not hold true, we can still retain our ordinary knowledge. In this paper, I aim to argue that Nozick's approach results in the denial of the very intuitive principle that knowledge is closed under known entailment, while introducing sensitivity condition into the discussion will solve this problem. Moreover, I will show that Nozick's account of knowledge is too strong because it will produce the opposite result where knowledge does exist in my squirrel case.

Keywords: Nozick; account of knowledge; skepticism; sensitivity; safety; squirrel case